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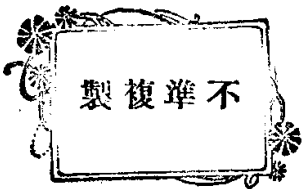
戰西蘭法

吳 黎 平
劉 雲

合 譯

解 放 社 出 版
新 華 日 報 印 行





不準複製

本事詩

一冊定價大洋四角

原著者 孟 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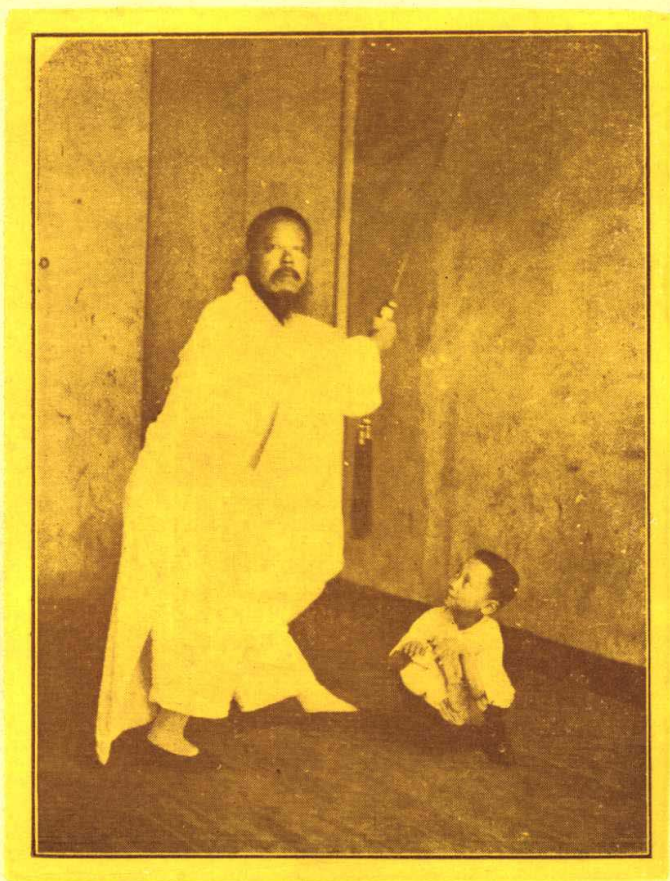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者 文藝小叢書社

上海棋盤街

發行者 廣益書局

上海福州路

一九三三年三月再版



胡 樸 安 先 生 小 影



本事詩題記

本事詩是唐代孟啓作的。他的性質，等於『詩人故事』也略等於『詩話』。我們讀了，可以知道許多唐代詩人的故事。詩是唐代有名的文學作品，那麼，唐代詩人的故事，當然是很有興趣。爲我們研究文學的人所不可不知的。欲知唐代的詩人故事，最適宜的書，莫過於這一



部本事詩了。

此書只見於叢書中，從來沒有單行本。今把他抽出，加以標點，以便讀者。著者題名孟啓，又作孟縻，不知誰是。

【樸九】 【寄塵】



本事詩

情感第一

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，後主叔寶之妹，封樂昌公
主，才色冠絕。時陳政方亂，德言知不相保，謂其妻曰：『以
君之才容，國亡必入權豪之家，斯永絕矣。儻情緣未斷，猶



冀相見。宜有以信之。」乃破一鏡，人執其半，約曰：「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。我當在，卽以是日訪之。」

及陳亡，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。寵嬖殊厚。德言流離辛苦，僅能至京。遂以正月望日，訪於都市。有蒼頭賣半鏡者，大高其價。人皆笑之。德言直引至其居，設食，具言其故，出半鏡以合之。仍題詩曰：「鏡與人俱去，鏡歸人不歸。無復嫦娥影，空留明月輝。」



陳氏得詩，涕泣不食。素知之，愴然改容，卽召德言還其妻。仍厚遺之。聞者無不感歎。仍與德言陳氏偕飲。今陳氏爲詩曰：『今日何遷次，新官對舊官。笑啼俱不敢，方驗作人難。』遂與德言歸江南，竟以終老。

唐武后時，左司郎中喬知之，有婢，名窈娘，藝色爲當時第一。知之寵愛，爲之不婚。武延嗣聞之，求一見，勢不能



抑。既見，卽留，無復還理。

知之憤痛成疾，因爲詩，寫以縑素，厚賂閹守以達。竊娘得詩，悲惋，結於裙帶，赴井而死。

延嗣見詩，遣酷吏誣陷知之，破其家。詩曰：『石家金谷重新聲，明珠十斛買娉婷。昔日可憐君自許，此時歌舞得人情。君家閨閣不曾難，好將歌舞借人看。富貴雄豪非分理，驕奢勢力橫相干。別君去爲終不忍，徒勞掩袂傷紅』



粉，百年離別在高樓，一旦紅顏爲君盡。』時載初元年三月也。四月下獄，八月死。

甯王曼貴盛，寵妓數十人，皆絕藝上色。宅左有賣餅者，妻極白明媚，王一見屬目，厚遺其夫，取之，寵惜逾等。環歲，因問之：『汝復憶餅師否？』默然不對。王召餅師使見之，其妻注視，雙淚垂頰，若不勝情。



時王座客十餘人，皆當時文士，無不悽異。王命賦詩。
王右丞維詩先成，「莫以今時寵，甯忘昔日恩。看花滿眼
淚，不共楚王言。」

開元中，頒賜邊軍纊衣，製於宮中。有兵士於短袍中
得詩曰：「沙場征戍客，寒苦若爲眠。戰袍經手作，知落阿
誰邊！畜意多添線，含情更著綿。今生已過也，重結後生緣。」



吳士以詩白於帥。帥進之元宗。命以詩遍示六宮曰：『有作者勿隱，吾不罪汝。』有一宮人自言萬死。元宗深憫之，遂以嫁得詩人。仍謂之曰：『我與汝結今身緣。』邊人皆感泣。

朱滔括兵，不擇士族，悉令赴軍，自閱於毬場。有士子容止可觀，進趨淹雅。滔召問之曰：『所業者



何？』曰：『學爲詩。』問：『有妻否？』曰：『有。』卽令作寄內詩。援筆立成。詞曰：『握筆題詩易，荷戈征戍難。慣從鴛被暖，怯向鴈門寒。瘦盡寬衣帶，啼多漬枕檀。試留青黛着，回日畫眉看。』又令代妻作詩。答曰：『蓬鬢荆釵世所稀，布裙猶是嫁時衣。胡麻好種無人種，合是歸時底不歸。』滔遣以束帛放歸。



顧况在洛，乘閒與三詩友遊於苑中，坐流水上，得大梧葉，題詩上曰：『一入深宮裏，年年不見春。聊題一片葉，寄與有情人。』况明日於上遊，亦題葉放於波中，詩曰：『花落深宮鶯亦悲，上陽宮女斷腸時。帝城不禁東流水，葉上題詩欲寄誰。』

後十餘日，有人於苑中尋春，又於葉上得詩，以示况。诗曰：『一葉題詩出禁城，誰人酬和獨含情？自嗟不及波



中葉，蕩漾乘春取次行。」

韓晉公鎮浙西，戎昱爲部內刺史。○郡有酒妓，善歌，色亦娟妙，昱情屬甚厚。○濶西樂將聞其能，白晉公，召置籍中。昱不敢留，餞於湖上，爲歌詞以贈之。且曰：『至彼令歌，必首唱是詞。』

旣至，韓爲開筵，自持盃命歌送之。遂唱戎詞。曲旣終，



韓問曰：『我使君於汝寄情耶？』悚然起立曰：『然。』言
隨淚下。韓令更衣，待命席上，爲之憂危。韓召樂將責之曰：
『我使君名士，留情郡妓，何故不知而召置之，成余之過。』
乃笞之。命與妓百縑，卽時歸之。其詞曰：『好去春風湖
上亭，柳條藤蔓繫離情。黃鶯久住渾相識，欲別頻啼四五
聲。』

韓翃少負才名，天寶末舉進士，孤貞靜默，所與遊皆當時名士。然而華門圭竇室唯四壁。

鄰有李將，○妓柳氏，李每至，必邀韓同飲。

韓以李豁落大丈夫，故常不逆。既久愈狎。柳每以暇隙壁窺韓所居，卽蕭然葭艾，聞客至，必名人。因乘間語李曰：「韓秀才窮甚矣，然所與遊必聞名人，是必不久貧賤，宜假借之。」李深領之。間一日具饌邀韓，酒酣謂韓曰：「

